**时 文 美 文**

**第十一期**

**高一语文备课组 2015年12月14日**

**主编：一帘幽梦**

蒋勋美文

月桃

          安坑的后山，可以从新店上去。沿着落满桐花的小径走，到了高处，可以眺望整个台北盆地；看到一条长长的新店溪汇流成淡水河，看到远远地关渡、八里一带的河口，浩浩荡荡。  
        “晴朗的日子，可以看得更远。”S说。  
          很久没有在这样的高度看自己居住的地方。因为距离远，人为的建筑物显得很小。车道纵横，密聚的房舍，看起来都像玩具。因为远，人与人彼此挤压的不快乐，也不明显。走到高一点，还可以感觉到山脉起伏，感觉到河流蜿蜒而去，感觉到日光和云的影子在城市的上空缓缓移动。  
          旋子，很久没有听到山风吹起来的松涛，哗哗在我耳边回响。  
          我平日究竟在听什么？我还听得见松间的风声吗？  
          我平日究竟在看什么？我多久没有来山里看五月漫天飞舞的油桐花？我多久忘了走来这山路？登山的人一步走出来的林间小路，曲曲折折，高高低低，可以一直翻过山头，下到土城。原来以为新店和土城距离很远，却只是山头的两边。在交界的高处，指一指这边说：是新店。指一指那边说：是土城。天宽地阔，心中无挂碍，可以这样指点江山。  
          山路旁的树枝上缠结着一些黄色的布条，是登山的人做的标记。标明位置，指引方向，注明到下一个目的地的里程。山路一级一级的石阶修缮得很好，石阶两旁栽种了孤挺花；喇叭型的红色花朵从一枝挺直的茎干上端向四边绽放。孤挺花是庭院的花，这样沿路栽种，似乎是有人特别用心栽培，也使荒野的风景多了一点人间的气息。  
         我更喜欢月桃。因为是山野原生的品种吧，妩媚泼辣中带着诱惑人的野气。狭长油绿的叶子，有一点像姜花，却更无杂率性。民间常用月桃的叶子包粽子，也用来衬垫在新蒸好的米粒下面；米壳的香气中就渗透着叶子一整个夏日阳光雨水的辛辣芬芳。  
          月桃的花，磁白色，一枝花茎上结了几十朵花苞。每一朵花苞尖端一点点红，红得触目心惊，红得像民间喜庆的颜色。白色的花常以香气诱引蜂蝶，月桃的香味足够浓郁，却在花瓣尖端还要标记醒目的红，好让昆虫更准确辨认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每一朵花苞尖端一点点红，红得触目心惊，红得像民间喜庆的颜色 。

旋子，生命存在的目的这么单纯。生命华丽或凄伤，也只是绕着这么单纯的目的打转而已。  
    月桃开花累累，整串花蕾向下弯垂，仿佛承担不了如此盛放的重量。我走近细看，盛放的花蕾瓣膜上还渗沁着透明的黏稠液体。欲望如此真实，欲望活着，欲望交配，欲望传延生命；我们称为“爱”或“伦理”的命题，也许在植物或动物、昆虫的世界会呈现出更单纯的本质。  
    月桃是俗艳之花，她显露出太直接的欲望本质。很少人把月桃插在瓶子里，做装饰或供养。不经修饰的欲望也许使人害怕，月桃的俗艳喜气是适合开在荒野的，也适合做民间喜庆的食物，沾带饱含着大地日月山河的活泼。  
    等夕阳落了山，最后一点赭红的光在林隙渐渐退去。天色暗到不辨路面，只有月桃洁净皎白，仍在风中静静摇摆。  
    **注：蒋勋一双洞察美的眼睛，一支从容优雅的文笔，写出了许多我们漠视的平常物、平常事，这篇《月桃》从花到生活，到宇宙中万物的思考，平凡中见美，平凡中见深。**

**回过头来，安心做自己**

**一味跟他人比，迟早会走向“物化"**

人有时候也很奇怪，会倚靠外在的东西，让自己有信心。

  譬如说我小时候，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，营养也不好。但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、壮硕，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，特别有信心。

 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，慢慢发展下来，你会发现，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，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。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。譬如说我虽然很矮，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，可能是在心灵方面，或者精神方面，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。我很期盼有这样的一种社会，这样的文化出现，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。

 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，举例来说，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“无障碍空间”的设计。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？残废就残废嘛。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，因为他并没有废。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，而是人们重新思考，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？过去的残就是废，就是没有用的人，但现在发现他不是，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。

 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，人不是被制化的。

  制化，就是用英文分数、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。不把人制化，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，丰富他的自信。

 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，但同时有一些干扰，例如重商主义、唯利是图的价值观，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。单一化之后，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：“考上大学有什么用，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人口袋，那才实在。”

  所以，价值的单一化，是我们所担心的。

  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已的定位，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，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。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，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，所以他们的自信，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。

  一味地跟别人比，迟早都会走向物化。

**“够了”的快乐哲学**

许多人喜欢比较，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，开的车子是不是BMW，或是捷豹：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，最近上了谁的课，看了哪一本书。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，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其实不一定。我认为，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。有自信的人，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，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会觉得羡慕、敬佩，进而欢喜赞叹，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已。

  其实不一定。我认为，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。有自信的人，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，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，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，会觉得羡慕、敬佩，进而欢喜赞叹，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。

 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“圆满自足”，无欲无贪，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。

这和“禁欲”不一样。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，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、很急促的时间内，要人做到“无欲无贪”，所以提倡禁欲。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，了解什么是欲望，然后你会得到释然，觉得自在，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，这叫做圆满自足。

 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，科技发展比我们快，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、欲求的阶段，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。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，或是比别人低贱，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.复制别人的经验。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塔店，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。可是，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，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，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。二十年前，你在那里喝咖啡，二十年后，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，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，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。

 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吧！

 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，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。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，而且安安静静的，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。

 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，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，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。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。他好像有一种“够了”的感觉，那个“够了”是一个很难的哲学：我就是做这件事情，很开心，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，所以，够了。

  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。

**蒋勋﹙1947年－﹚，台湾知名画家、诗人与作家。福建长乐人。生于古都西安，成长于台湾。**[**台北**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809.htm)**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、艺术研究所毕业。现任《**[**联合文学**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49873.htm)**》社社长。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，1976年返台后，曾任《雄狮美术》月刊主编，并先后执教于文化、辅仁大学及**[**东海大学**](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65102.htm)**美术系系主任。其文笔清丽流畅，说理明白无碍，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，有小说、散文、艺术史、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，并多次举办画展，深获各界好评。**